

中国要早日实行工业化^{*}

诸位先生，今天铁展会叫兄弟演讲，演讲的题目是“中国要早日实行工业化”。

兄弟以为铁展会陈列各种货品，促进工商业的效力很大，因为大家对于各种物品，必须先认识而后有兴趣，有了兴趣，自然能研究，能制造。我们中国所用的物品，多半从外国输入，所受经济上的损失甚大，所以从前我们要喊出抵制外货的口号来；但是抵制外货，在国际关系上是说不通的，现在我们要把口号改为提倡国货。其实无论哪一国都要提倡国货。如美国要提倡美国货，英国、德国也要提倡英国货、德国货。我国农产、矿产都很丰富，而制造品不见进步，要想提倡国货，必须在工业上找到立场。现在我讲的工业化，是要先提倡轻工业，因为各种重工业需要资本很大，并须有很精良的专门技术，如果是样样都要举办，以中国的力量，实一时不易办到。所以我主张，除了关于国防需要的重工业必须举办外，要从轻工业先行办起。至应该举办哪几种轻工业，我可以列出几个原则来。

第一，所办的轻工业，必须与农村有密切关系。譬如中国产棉最多，而棉织品又需要最大，则设立纱厂，实为与农村最关重要的工业。但是中国的纱厂已经衰落到这地步，我们为什么还要

^{*} 本文系马寅初 1935 年 7 月 29 日在青岛市民众教育馆的演讲词。原载《铁道公报》第 1236 期，1935 年 8 月出版。后收入《马寅初选集》，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5 月出版。

提倡纱厂呢？诸位要知道中国纱厂的失败，并不是纱厂本身根本上站不住，其所以失败的原因很多，如税捐太重，不能与外人竞争，也是失败的原因之一。现在财政部已实行取消苛捐杂税，实业部亦力筹产销合作的方法，为各种产业谋出路。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，就是管理不善。各纱厂在顶发达的时候，赚钱很多，当时不能把公积金妥为保存，随便分红，动辄四五分息以上；在金融方面，不能周密计划，以为活动之准备而用人方面，则引用自己亲戚朋友，不管他有无才能。如上海有一家最大的纱厂，他的儿子终日在外嫖赌，不到厂办事，厂里的钱，自己随便滥用，所有重要位置，都叫他的亲戚把持，外人叫他们为黄马褂，很有势力，所以棉商都向黄马褂纳贿赂，把搀水的棉花卖给厂里，所以这个纱厂失败得不可收拾了。由此看来，中国的纱厂，并不是因为本身根本上站不住，中国的棉花本来是最靠得住的，人工又便宜，如能将管理技术加以改进，将来是很可发达的。纱厂以外，还有面粉厂。这些工业，原料出产很富，用处又广，提倡起来，一定有很大的利益。还有丝厂，也是与乡农有关系的，只因为中国的丝缫炼不好，粗细不均，不能与外货竞争，现在已由商品检验局实行检验，以免劣货出口再就是丝的成分好坏，无分别标准，现在经济委员会正在设法进行试验，将来逐步改良，定能推广销路。并且，现在政府（全国经济委员会）与厂家拟合办一模范丝厂，购得最新式的缫丝机器，将来做出来的丝，一定甚好的。

第二，对于吾国固有技术的轻工业，应该提倡。江西瓷器为我国固有技术，实为外国所不及，也要再求精进，力谋发达。

第三，提倡轻工业，要注重用资本少、人工多的先行举办。因为中国经济很薄弱，而失业的贫民又多，如举办各种轻工业，需用资本十余万或数十万元，即可用工人很多，实于贫民生计不无小补。

第四，轻工业的出品须普遍适用，且为农民购买力所能担负，以便推广。如普通用的纸伞、袜子、毛巾等，从前都是购买外货，现在杭州都能自己制造，并且很好，自然就无人去买外货了。这些工业，都不用大资本，不用大机器，也不致与外国资本家冲突。

还有一点，就是中上阶级的人，消费较大，购买力亦大，所有他们日常应用的东西，也要提倡自己制造，如电灯泡及妇女所用脂粉之类，免得购用外货，不但有利于农民，同时中上阶级的人也得到便利，这种工业自然就容易推广了。

此外，还有几点，是应该提倡的：（1）开采煤矿。中国的煤矿蕴藏最富，又比较开采他种矿产甚为容易，无论工业、农业，均有直接需要，必须提倡开采，以裕富源。（2）便利交通。铁路、轮船为交通利器，均与实业关系甚大，现在铁道部正在竭力筹划修筑各路，以期完成中国铁路网。我国船业，向为外人所操纵，现在招商局、民生公司等正在力谋扩充，将来很有希望。（3）设立电厂。现在水力发电为发生原动力最好之方法，如江苏戚墅堰地方有一电厂，利用水力发电，去年各地水已干涸，该电厂能用电力将低洼的水抽上高地，故该处竟未感水荒。但是电厂必须中国自办，万不能假手外人去办。假如外人在租界设立电厂，只须一根电线，即可通入内地，操纵之力太大。再外人主办之电厂，供给电力，价值可随意高低，则中国的工厂必受外人的挟制，所以电厂是必须自办的。还有兴办水利，也是我国最重要的工作。兄弟以为就中国现在的情势而言，不必唱兴水利的高调，要先想法去除水害。现在长江、黄河到处决口，损失不可计算，如能每年以五千万之款防御水患，积至十年，也不过五亿之数，则数年内所免去的损失，也就不止多于所费之款数倍了。

最后，要请大家注意的一点，就是要利用外资，不为外资所

利用。如美国与印度,均是赖外资以开发富源,印度虽已亡国,其国内各种事业甚为发达。我国以前借用外款,都是为外资利用而非利用外资。所以最后要特别提出:中国举办工业,要利用外资,不为外资利用。至于如何始为利用外资,则系另一问题,非今日题内之言——容后有机会再说。今日演说,即止于此,完了。

在无线电台播讲禁烟禁毒问题*

近来政府对于禁毒禁烟事务，雷厉风行，大有斩除烟祸之决心。查豫、鄂、皖、赣、苏、浙、闽、湘、陕、甘十省禁烟事务，上年已奉国府明令，交由军事委员会以军法处理。军事委员会为各省市平流并进完成整个计划起见，近复更进一步颁订《禁毒禁烟实施办法》，由以上十省及京、沪两市推行于川、滇等九省及平、津、青三市。惟欲禁绝烟、毒，非使法令划一不可。查《禁烟法》采取烟、毒同时绝对禁止政策，而处刑较轻，《刑法》及《禁烟法》皆五年以下徒刑，无死罪；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颁布之《严禁烈性毒品条例》，则概为死刑或无期徒刑。故据军委会之意见，《禁烟法》施行以来，因定罪太轻，未能切合实际，未见效果。军委会颁行之各项禁烟法规适用范围，推至十九省五市，故《禁烟法》已失其效用。鄙意以为今日之种烟运烟，往往与不肖军人不无关系，尤非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直接负责全国之禁烟禁毒，不足以肃清烟、毒。是不适用《禁烟法》较为适宜。至《刑法》内禁烟部分，则据军委会之意见，无论任何烟案，多属刑罚并科，与军委会所订办法量刑轻重，又相悬殊。军委会所订办法既已推行于十九省五市，在同一统制之下，自无同时适用两种法令办理之理由，为贯彻禁

* 本文系马寅初 1935 年 6 月 3 日在无线电台播讲禁烟禁毒问题的播音记录，刊于《浙江省拒毒会总报告》，浙江省拒毒会 1935 年 7 月编印出版。原题“马寅初讲禁烟禁毒问题，二十四年六月三日在无线电台播音”。现题为编者所拟。

政划一法令起见，已由中央政治会议议决，由政府颁令申明禁烟事宜，授权军事委员会办理，嗣后关于烟案以军法程序审理，暂停《刑法》内禁烟部分之施行。至军委会所订办法，分禁毒、禁烟两种，最重要之几点，即（一）烈性毒品如吗啡、海洛因、高根及其配合而成之红白丸，限二十五年底禁绝，以符两年禁毒之主旨；（二）鸦片限二十九年底肃清（吾浙奉蒋委员长令特予除外，提早禁绝）（三）有瘾者准限期自戒，复犯严惩（四）党政军服务人员及学校员生，一律绝对禁止吸食鸦片，其已经吸食成瘾者，准其报明限期戒绝，其有匿不申报或报戒后复吸者，概依军法处以极刑，是一般公务员及学校员生，仅吸烟亦有丧命之虞也。行见十数年来余所努力主张之禁烟运动、禁毒运动，将由全国最高军事领袖之势力，以一贯有效之步骤实现之矣。此诚我国禁毒前途至可乐观之大事也。

苏俄经济生活之鸟瞰*

余迭承各校学生要求讲演苏俄经济状况，因事不果。兹特抽暇草成斯篇，纯为学理之研究，其目的在使读者略知苏俄经济之梗概云耳。计分九点，述之如下。

(一) 苏俄经济革命之背景。吾人欲知苏俄经济生活之状况，有了解其背景之必要，即共产党统治前俄罗斯国民经济生活之概况是也。盖经济生活富有历史性，何以苏俄能为今日之经济生活，各国则否，必有特殊之背景，换言之，必有其特殊之历史的原因明矣。英国已故经济学大师马歇尔教授 (Prof. Alfred Marshall) 以经济生活之继续性 (continuity of economic life) 为研究之出发点，良有以也。

俄罗斯帝国时代专制已极，政治腐败。教士 (priest) 权力极大，政教不分。领土又大，为少数大地主所独占，农业劳动者无异奴隶，劳苦万分。现代世界专制政体最坏之国莫俄国若矣。中国在民国成立以前，虽亦采用专制政体，有名无实。如前清末年各省督抚权力极大，政权实不在中央，因中央甚少独立财源，皆赖各省督抚赋税收入转解中央，非各省督抚仰赖中央政府之接济。钱之所在，即权之所在。故清末政治虽腐败，中央政府不能直接为厉于人民。当满族入关之初，对于汉族待遇虽苛，汉人死者不可胜算，至道光、咸丰各帝以后，虐待汉族情形已经大减，非若俄国人民受专制政体毒害之烈，反动必强。此其特殊者一。

* 本文原载《银行周报》第 19 卷第 29 期，1935 年 7 月出版。

俄国无政府主义颇为盛行，无政府党在国内具有相当势力，与共产党同为反对专制君主之团体，气味相投，足以助长共产主义之发展。中国在国民政府成立前虽亦间有共产主义之学说，但无实力。此其特殊者二。

（二）苏俄经济革命之艰苦与优势。惟革命势力无论如何强盛，经济生活究有多少继续性，而情形特殊如俄国者，亦未可以骤然完全改易。乃俄国党人当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革命政府成立后，对经济组织之改造，既无共产国家之先例可援，又惑于空疏之学说，欲举旧经济组织悉行毁灭，创造一簇新之共产主义国家，当初之结果，每多与其预期相反。不若中国国民党之国民革命运动，有俄国前车为鉴，侧重政治的革命，对于经济组织则取温和的手段。取其利而去其弊，革命程途上不知减少几许阻力矣。

革命事业之最可怕者，莫若招致外国之干涉。经济革命最易招致外国之干涉，不若政治革命之易。因世界各国皆为资本主义经济组织之国家，若有一国以推翻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相号召，岂能不招致各资本主义国家之妒忌，起而加以阻抑乎？政治革命则仅将皇室推翻，建立民主国家，纯为国内之事，各国先例俱在，虽对待旧皇室如何严厉惨酷，亦无甚关系。中国辛亥革命，虽推翻皇室统治之权，而皇室宗族之生命、财产均优予保护，亡国君主在小规模范围内犹得自称皇帝，受满清群臣朝贺。革命党人待遇旧皇室之宽厚，实为世界政治史上所不经见者。俄之革命，不但铲除皇帝，凡有声望之宗族，概予杀戮，世鲜非之者，故政治之革命易。而经济革命则不然。俄国土地如是广大，既行共产主义，所有全国土地皆须收归国有，耕种者不复为自己之利益而耕种，乃为国家之利益而耕种。然一般农民富于保守性，私有土地之观念甚强，其生活既单调，其思想亦简单。欲去其私利而贯注以公

利之观念，断非短时期内所能奏效。俄国革命之初，即遇此种困难。故不若政治革命之可以成功于一朝，经济革命非有相当时日不可。因需相当时日，遂引起外国干涉，竞相封锁内政又因此反滋纠纷，所有被逐之大地主、大资本家、皇室贵族等有钱有势之人物，无时无地不思恢复政权，联合一致，成立白俄集团，声势浩大，反对共产政府。苏俄政府在此内外夹攻局势之下，支撑万分艰苦，其流弊即在年荒。中国之饥荒每由于天然水旱之灾，苏俄当时之饥荒乃人造之灾患。因政府既没收土地为国有，仍不能不令人民种植。种植所获，除农民得留一部分自用外，余悉被政府征发，以供市民消费。此易引起农人之不平者一。其后虽废止征发制度而为征税制度，但农民之一切剩余农产物须以廉价交换高价之制造品。此易引起农人之不平者二。因此两因，农民辛勤力作之结果，于己无利，怠于耕作，遂成普遍的饥荒。当此艰难困苦之中，政府为维持本身之生存计，不得不用武力镇压反动，求谋生路，卒能奋斗成功。其所以能成功之原因，又与中国不同。

苏俄革命成功之原因：（1）地面广大。如西伯利亚一片荒原，气候严冷，坚壁清野，各国进攻军队愈进愈怕，故皆不敢深入，后且相继退出。独日本一意孤行，深入不毛，卒至无一生还，终于失败。此俄国革命得助于天然者一，中国无此优势。（2）苏俄革命初起之时，人人咸以为不能成功，而事实竟出于一般人逆料之外者，主义之实质有所变更也。盖今日苏俄所行者非共产主义，乃社会主义。真正之共产主义什么都共，不问生产工具如机器等，或消费品如衣食所需，皆属共有，人人各取所需，各尽所能。社会主义则仅生产工具公有，而消费品得准私有。如铁路、公路等皆属公有，家庭住宅等得私有。此其大较也。今苏俄所行者乃生产工具公有，私人财产则否，此即社会主义之明证。此苏维埃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命名之由来也。至真正共产主义何时可

以达到目的，苏俄亦不自知其究竟，况外国人乎？不过苏俄悬此为目的耳。

（三）共产党世界革命企图之暂息。当时俄国共产党计划鼓吹世界革命，以为世界的资本主义自相矛盾之点太多，必将陷于没落，稍加推动力，其没落必更速。今试举一端，可概其余。吾人皆知资本主义制度下有一极大矛盾现象，即为一面生产太多，一面则无饭吃者亦不知其数，每为常人所不易了解。夫人类之生产行为，原以求欲望之满足。生产愈多，则可以满足者亦愈多，故生产不嫌其多。今一面无饭吃者正多，即足证明生产之不足，而何以反以生产过剩闻？如美国当此世界经济恐慌期间，国内工人失业者以千万计，饥寒相逼，可谓惨矣。而政府反积极限制棉花、小麦种植之面积，其已种植者且加以毁灭一部分为得策，其故何哉？盖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矛盾现象之实例也。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之下，人人皆为个人赚钱而活动。有钱可赚，则人争为之，虽于国家及人民无大效用者不顾也。反之，无钱可赚，则人争弃之，虽于国家及人民有大效用者不顾也。准是以推，已有之生产物无利可赚，倘毁灭其一部分，使数量减少，价值提高，反可以转亏为盈者，自然毁灭之惟恐不及，他非所问也。物以稀为贵，物稀价贵，较利于物多价贱，试问谁能不循其途径以行乎？此岂个人之好为如此，乃环境使然，实逼处此，非此不足以图存也。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制度之流弊有如此者。准是以观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将来终有崩溃之一日。现在世界各大国经济制度均已到没落时期，大可利用时机。于是苏俄共产党乃鼓动各国无产阶级联合一致，以推翻资本主义，欲一举而完成世界革命。中国国民革命初期苏俄共产党员顾问鲍罗廷氏颇占权势，策划赤化，不遗余力，足为当时苏俄共产党企图世界革命之明证。后经相当时期，颇觉计划范围过大，成功不易，乃退而自守，专致力于国内经济

之发展,尤其重工业、农业、商业、运输业等,努力迈进,先后实行两个五年计划,以确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之基础。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如能一洗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之流弊,而保有其优点,则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不待革命而自倒矣。

(四) 苏俄之经济计划。今日各国盛行之统制经济或计划经济,即发轫于苏俄。苏俄以前原无所闻,自苏俄试行成功,其名始著。至于资本主义国家若美国,当陷入世界经济恐慌后,所有救济方法都已想遍,终鲜效果,对于统制经济亦有逐渐采行之倾向。故现今美国对于将来经济政策将仍维持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乎,抑行统制政策乎 皆可自由公开讨论,不若前此之禁忌,足证苏俄经济制度成功,间接影响各资本主义国家之效果矣。故苏俄前此暂时放弃世界革命运动之急速企图,颇为得策。只能努力本身经济之建设,创造伟大成绩,则各国不待宣传,皆将并肩接踵来相仿效矣。

苏俄经济虽能纠正资本主义经济流弊之处甚多,惟尚有一点不及资本主义经济之优,即生产成本较贵是也。苏俄经济对于此点最后能否胜过资本主义经济,实为成败之关键。犹我国试用酒精驾车以代汽油,各处试行者甚多,技术上颇收相当成效,惟酒精成本尚贵,不及汽油价廉,将来酒精制造上如能更加经济,成本低于汽油之时,即为计划成功之日。但苏俄不以为意,谓成本较贵,生产技术幼稚之故,使用人工特多,故成本较贵。将来工作积有相当经验,技术进步,多用机器,少用人力,则成本自低。其自信力如此,前途自多乐观也。

苏俄之计划经济虽以一九二八年第一次五年计划为始,著闻于世,然其实际之经济计划并不仅自一九二八年始也。早在一九二〇年,列宁即已看透俄国经济之真相,知不可继续施用暴力,速其成功。军事共产主义(war communism)乃一时的策略,

亟宜暂退，徐图进展。列宁于一九二〇年召集经济学家会议，拟定工农电气化的方案，即为有系统经济计划之嚆矢。嗣复施行新经济政策，商人及小农皆许其存在。因为革命之初，既宣布全国土地悉行没收归公，人民暴动到处发生。农民不明所以，将大地主尽行赶走，各自分有其土地。故本来大块土地，反因此割裂为小块，不能再使用机器，作大规模之耕耘，岂经济进步之现象哉？此退步之现象，新经济政策亦暂听之，俟中央政府权力强固时再加整理，以其足以减少革命事业进展之阻力也。

共产主义之目的本在取消谋利观念，增加消费品，提高生活程度为职志。故不但大商人须取缔，即小商人亦在取缔之列。终因小商人太多，一时无法取缔，故亦许其暂时存在。

那时各国人有多少误会，以为苏俄主义必失败，施行新经济政策即为其失败之明证。其实此系以退为进，并非失败。何以知其然也？一九二〇年列宁有将全国工农电气化之计划，试问果真容认小块土地制度之永久存在，电气化计划何从施行？欲实现电气化的农业，非采行大规模的集团农场制不可；惟当时环境适宜小地主之存在，岂得已哉。其仍不放弃大规模的经济计划，于此已可见其端倪，非仅五年计划实行而始然也。故五年计划虽自一九二八年起实施，然并非一九二八年以前七八年间毫无计划，乱七八糟也。

自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革命成功之时起，至一九二一年新经济政策施行时止，此数年间称为战时共产主义时代，经济计划紊如乱丝，毫无成绩可言。只因当时苏俄政府陷于内外夹攻之重围中，无暇及此；党徒及民众行动又未能上轨道，新经济政策施行后，各项计划各自独立，尚少联贯，譬如资本主义各国之经济统制然，统制棉花则有棉花统制机关，统制洋火或丝茧，又有洋火统制或丝茧统制机关等，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，各自统制，各自为

政 弛若金融、交通等业之统制,莫不皆然。而各业之间,则绝少联络。如是离开真正计划经济之途程尚远。真正计划经济宜有通盘筹划,必俟社会秩序渐复常态,始有整个永远之计划可言。新经济政策既施行有年,内外情形日渐转好,一九二八年,初次五年计划由是得以实施。其目的在增加生产工具,庶能增加将来消费品之生产。因共产主义之目的既在增加消费品,提高生活程度,试问无生产工具、无工厂,消费品之生产何从增加乎?因注重生产工具之生产,故对于重工业特别注意。如钢铁厂,其产品皆为制造机器之基本物质,钢铁多则机器之生产速,机器之生产速,则各项实业皆可振兴,纺织厂、食品制造厂亦可次第发达,将来人民之衣食,庶得丰足。故所谓重工业之生产,即生产工具之生产。若纺织业等之产品,则直接供消费之用,通称轻工业。以此为工业轻重之分,颇称恰当。或谓不然,如钢铁非必为生产工具之材料,若政府战争工具非钢铁不行,战争工具乃一种消费品,一经消耗,不能再产生任何他物,如是则钢铁业岂非亦可称为轻工业乎?要知此乃例外现象,吾人当以安定的社会为根据。况社会现象每不能为严格之划分,如钢铁固有小部分供制造消费品之用,而棉毛织品亦有小部分供作生产工具。究以钢铁大部分供制造生产工具之用,棉毛织品大部分供直接消费之用,不失为重轻工业之分界也。其余准是可以类推。此苏俄五年计划中所以注重重工业与采掘工业(extractive industry)如煤铁等,不注重轻工业也。故苏俄今日经济计划不在急速提高现在国民之生活程度,乃以提高将来国民生活程度为想象之目标。此为五年计划最要之一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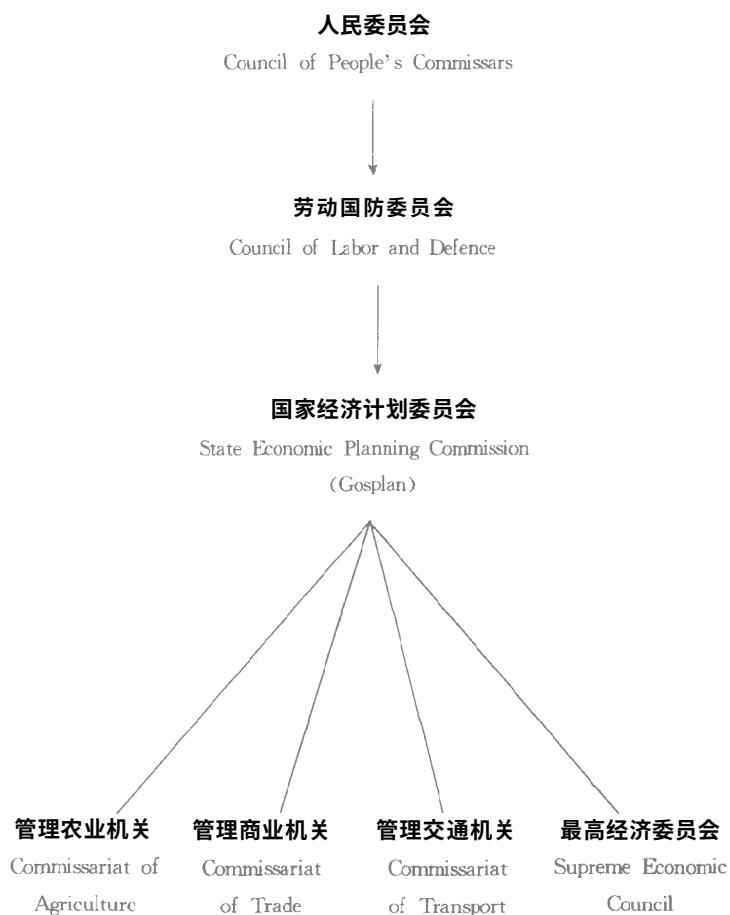
(五)五年计划之标准。既称计划,必有其标准,即计划中应生产之参照数目(control figures)也。譬如煤,去年应产若干,今年产额又应加多若干,此为计划中之标准。再调查去年实际产生

多少,今年实际产生多少,两相比较,则可知其进步或退步。又将各年实际生产额与计划中之生产额作一比较,超过抑不及,超过者则成绩优良,得受优厚之奖励,不足则成绩下劣,处罚亦极严厉。他若生产物品品质之高下,生产成本之大小,皆有一定标准,以资比较,而定奖惩。故各业进步甚速。五年计划之用意在增加重工业之生产,以期将来消费品生产之扩大,故现在人民生活非常困苦。倘现在将大部分生产力皆用于制造消费品上,人民生活程度自然即日可以提高,但将来之希望亦少。因将来既有此大希望,故人民肯努力从事。希望为人类努力之母,此固世所同然,不仅苏俄人民为然也。

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之希望在赚钱,上自大资本家,下至苦力,无一不希望发财,故肯努力经营,个人富于创造力。凡有创造即可保证其获利之机会,故不惜冒险以求之。如发明酒精代替汽油,不惜花费巨资开设酒精厂,以图尝试,但成功与否未可预卜,万一结果成本太贵,则前功尽弃。而竟肯冒险为之者,个人富于创造力有以使然也。至于苏俄的经济制度之下,既不以金钱为奖惩个人努力成绩的重要工具,则个人之创造力必多阻遏。创造力将属于国家,然则人民又有何种刺激而使之努力耶?即在提高将来生活程度之一点,已如上述。故从前世人以为苏俄人民从此再无创造能力,其经济制度必归于失败,殊不知别有希望在,故皆劳而不怨也。

(六) 苏俄之经济组织。苏俄行政之最高权力机关为人民委员会(Council of People's Commissars),与我国中央政治会议相仿,委员由党部出选。人民委员会之下有劳动国防委员会(Council of Labor and Defence),系由国防局改组而来。国防局乃为应付一九一八年之军事而设,一九二〇年四月始改组为劳动国防委员会,并付以“最严密的统一工人的组织”之重大任务,

为苏俄最高的计划机关，总揽政府各部的行事而大成之，以谋全国国防及经济之复兴。因其为最高计划机关，故党部要人皆在其中，如斯大林即为其中重要分子之一。惟本委员会专任调整整个经济之责，不必定要有专门技术。劳动国防委员会之下，又有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(State Economic Planning Commission)，所谓 Gosplan 者是也，则为实际计划机关，委员多属专门人才，分组办事。一九二〇年列宁计划电气化时所请之专门人才，至今尚多在其中。内中又分(1)工业，(2)农业，(3)商业，(4)交通等四组。各组担任各业的计划，写出适当数字，送至设计委员会审核，审核后再转送劳动国防委员会审核。五年计划即为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之产物，使各业间能通盘筹划，劳力与资本之分配得一适当比例(coordination)，且时常开各业联席会议，以资调节。与资本主义之统制方法，各立门户，不相联络者，迥然不同。劳动国防委员会审核的方法不外三途：(1)接受，(2)不接受，(3)修改。此种专门人才任计划之责者称为 commissar。如铁路路线应延长若干，煤炭应添掘若干，其估计皆由 commissar 任之。以上所述为一般经济计划之系统，而工业计划则又有特别机关，称最高经济委员会(Supreme Economic Council)。顾名思义，其权力应最高，乃事实上反为一极低之权力机关，在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之下，与管理农业、商业、交通三机关(commissariat)并立。在劳动国防委员会未设立以前，确为一名副其实之机关，嗣后权力逐渐缩小，始成今日之形态也。故现今苏俄经济机关组织之系统，如下表所示：



由上表可知最高经济委员会实可称最高工业委员会，监督和策划各种工业的组织和进展；受最高经济委员会直接指挥之工业团体为组合（combination），组合构成的分子为托拉斯

(trust)，与美国之垄断托拉斯不同；托拉斯构成的分子为工厂(factory)，故工厂实为苏俄工业之基本单位。由若干工厂组成托拉斯，再由若干托拉斯组成组合，组合的经理由最高经济委员会任命，托拉斯的经理由组合的经理任命，工厂的经理由托拉斯的经理任命，但托拉斯和工厂经理的最后决定权，仍在最高经济委员会，亦有托拉斯不属组合即直接隶属最高经济委员会者。凡此皆就苏俄全联邦的工业组织而言。苏俄实由多数共和国联合而成，各共和国之工业团体如共和国托拉斯等，则由共和国自行管理，中央不予过问。故苏俄经济事业考核的单位亦为一整个的工厂，工厂的管理，除经理人外，亦有工人代表参加。因苏俄经济组织的基本信条为工人管理工厂，故当初纯由工人直接处理厂中一切事务；经相当时间经验，知道工人管理效率不大，乃改为经理单独负责管理。但工人管理工厂之信条一时不能取消，故仍许其推举代表，参加种种会议，而经理之权特大，工人代表仅留形式而已^①。苏俄工人个人间虽少竞争，而工厂与工厂间则仍有竞争之事实。如某工厂成本低，品质高，产量多，经理有擢升希望，工人亦可得较优报酬。

(七) 苏俄不能完全脱离资本主义之关系。照原则讲，资本主义国家之企业赚钱则做，不赚钱则不做；苏俄的工厂生产效率大则继续其生产，效率低者则停止其生产。故苏俄与资本主义国家可谓绝然两途。但现在苏俄不能完全脱离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，因苏俄从前没收外国人的财产，取消外债，故缺乏国际信用，不能从他国借到长期信用；同时国内经济建设又需要外国资本与技术甚殷，故不能不将国内农产物运出国外，以与世界各国交

^① 参看《苏俄经济生活》，第 8 页，胡佛著，刘炳藜等译，中华书局出版。